

自然禀赋、技术积累与市场扩展：明清时期安徽石榴的种植演进与声誉建构

江 琴¹, 朱仲睿²

¹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安徽 芜湖

²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8日

摘 要

农业物种的传播与品种演化, 是理解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明清时期安徽石榴为研究对象, 在系统梳理历史文献与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构建“自然禀赋-技术积累-市场流通-文化建构”的分析框架, 探讨地方名产形成的历史机制。研究表明, 淮北地区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构成石榴品质形成的生态基础; 明初移民垦荒与农学知识传播推动种植规模扩展与品种改良; 清代淮河水运与区域市场整合促进其商品化进程并实现声誉建构; 近代战乱与水患虽对产业造成冲击, 但民间种质保存机制维系了核心遗传资源的延续。安徽石榴的历史演进表明, 地方名产的形成是生态条件、制度因素与市场网络长期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

安徽石榴, 种质传播, 软籽品种, 声誉建构, 商品化流通

Natural Endowments,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 The Cultivation Evolution and Reputation Building of Pomegranates in Anhu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Qin Jiang¹, Zhongrui Zhu²

¹School of Histor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²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and variet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species provide a cri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Focusing on pomegranate cultivation in Anhu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natural endowments,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market circul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sources. It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Anhui pomegranates as a local specialty product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tructural forces. Favorable ec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Huaibei region constituted th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for quality formation, while state-led migr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policies in the early Ming, together with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facilitated both the expansion of cultivation and varietal improvement. In the Qing period, the integration into regional markets through the Huai River transport network accelerated commercialization and enabled reputation building. Despite severe disruptions caused by warfare and flooding in the modern period, local practices of germplasm preservation sustained the continuity of core genetic resources. The case of Anhui pomegranat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local specialty products was shaped by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of ecological condition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arket networks. This study provides a historically grounded explanation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local agricultural specialties in premodern China.

Keywords

Anhui Pomegranate, Germplasm Dissemination, Soft-Seeded Varieties, Reputation Building, Commercial Circu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农业物种的传播与演化, 不仅是生物学过程, 更深刻嵌入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流动、政策制度与市场结构之中。每一种作物在特定地域的扎根、繁衍与兴衰, 都折射出其背后的人口迁徙、政策变迁、技术积累、市场流通与文化认同。

安徽石榴作为淮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 其种植史横跨近两千年, 但真正意义上的“兴盛期”与“声誉期”, 却集中于明清两代。明代时期, 怀远产区的石榴地理格局已经形成; 至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怀远县志》出现“曹州贡榴所不及也”的记载, 则将怀远石榴的品质声誉推向一个历史高峰。从明代的地方性优质产品, 到清代的全国性知名名产, 勾勒出一条安徽石榴清晰的演进轨迹。

然而, 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地方志与文学文本中的声誉书写, 对石榴种质传播路径与品种演化机制关注不足; 对明代种植规模扩张的制度性动因缺乏系统分析; 对清代商品化流通与区域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讨论亦相对薄弱; 同时, 对于战乱与水患等冲击因素如何作用于地方农业产业的机制, 仍有待深入探讨。基于上述研究不足, 本文拟从种质传播与产业兴衰两个维度, 系统考察明清时期安徽石榴的种植演进与社会经济变迁。通过这一多维度的历史梳理, 本文试图揭示农业物种演进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之间的深层关联。

2. 种质传播与自然基础：安徽石榴的品种演化机制

地方名产的声誉并非凭空形成，其背后必然有可感知的产品差异作为支撑。安徽石榴从区域性产品走向全国名产，其物质基础在于独特的地理禀赋与长期的品种选育积累。

安徽石榴主产区集中于淮北平原，这一地理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自然地理逻辑。淮河横贯安徽中部，将全省分为淮北与淮南两大气候区：淮北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4℃~15℃，年降水量 800~900 毫米；淮南则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5℃~17℃，年降水量 1000~1600 毫米。这种气候格局对石榴的种植区划具有决定性意义。

石榴(*Punica granatum* L.)属于温带至亚热带阳性植物，其适生条件要求年均气温不低于 14℃、年日照时数不少于 1600 小时、年降水量介于 400 至 1200 毫米之间[1]。淮北地区具有充足的光热资源、相对适中的降水量、春秋较大的昼夜温差等气候特征，与上述适生条件高度吻合，这正是安徽石榴主产区集中于淮北而非江南的根本原因。土壤条件方面，怀远县涂山、荆山一带以棕壤和潮土为主，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排水性能良好，pH 值多在 6.5 至 7.5 之间，是石榴根系发育和果实品质形成的理想基质。[2]

品种改良是农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地方名产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核心途径。安徽石榴最具竞争力的品种特征，是软籽(或称“薄核”“玉籽”)品种的培育与普及。软籽石榴的籽粒内核极薄，近乎透明，食用时几乎感觉不到木质感，口感远优于普通石榴。

关于软籽品种在怀远的出现时间，现有直接文献证据尚不充分，但依据以下几条间接证据，仍可推断其形成时间不晚于明代晚期。其一，清代嘉庆年间《怀远县志》中已明确提到“玉籽榴”品种，并称“红花红实，白花白实，玉籽榴尤佳”[3]；其二，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提到石榴“千叶者不结实，或结亦无子也。实有甜、酸、苦三种”[4]的品质判断标准，说明当时对石榴品类与品质差异已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其三，从品种选育的一般规律来看，品种稳定需要数代至数十代的人工选择，若怀远玉籽榴在清代已经成熟，其人工选育的起点至少可溯至明代中期。

明代中后期，安徽石榴的品种选育工作在民间逐渐系统化。怀远果农通过长期的自然选育和人工嫁接，培育出了“玉石籽”“红玛瑙”“粉皮石榴”等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良品种。其中，“玉石籽”以籽粒晶莹、软核薄壳、汁多味甜而著称，成为怀远石榴的代表品种；“红玛瑙”则以果皮鲜红、色泽艳丽而闻名，适合作为观赏品种与果品兼用。

安徽石榴的种质传播与品种演化，根植于淮河流域气候过渡带所赋予的自然禀赋优势，以及数百年人工选育所积累的软籽品种差异。这种物质层面的可感优势，是其品质声誉得以形成并长期维系的物质基础，也是理解明清时期安徽石榴种植规模扩张与商品化发展的基础前提。

3. 制度发展与知识扩散：明代石榴种植的扩展机制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安徽石榴在种植规模、栽培技术和地方认知上都出现了较明显的发展。这一阶段的成就，不仅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更是明初区域秩序重建、人口迁入和农学知识扩散的产物。

元明迭代之际，淮河流域长期受到战事和社会动荡影响，人口与耕作秩序一度受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快速恢复淮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采取了移民政策，从山西、河南等人口稠密地区向淮北迁移大量农民。洪武年间(1368~1398 年)，朱元璋在淮北地区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据《明史》记载，洪武六年(1373 年)，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农民到凤阳耕种。洪武七年(1374 年)又“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5]。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并非毫无农业经验的流动人口。譬如被迁入的苏、松、嘉、湖、杭等江南地区，本就具有较成熟的园圃经营传统，浙江吴兴地方文献亦称当地所种石榴“有甜者、酸者”[6]。这些材料虽不足以直接证明某批移民将石榴苗木自原籍移植到怀远，但至少可以说明，移民来源地确实

存在果树经营与品种辨识传统。由此推之, 明初移民进入临濠、凤阳后, 不仅补充了劳动力, 也可能把园圃管理、育苗嫁接、品类选择等经验一并带入新垦区。至明嘉靖年间, 巡按御史张惟恕游怀远留下的《九日登山》: “泉光细润玻璃碧, 榴子新披玛瑙红”, 此诗可视为对当地石榴果实色泽特征的文学性描绘; 同在嘉靖年间, 吴梦春所著《随年》一书, 记载黄里石榴: “颜色鲜美气味芬芳, 粒大籽软, 汁甘而浓” [7]。明末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亦言石榴“有大红、桃红、淡白三种, 千叶者名饼子榴” [8], 表明园圃中对其花色、叶型与观赏价值已有明确分类。清代以后, 怀远境内荆山、涂山、大洪山、平阿山已形成榴园, 有资料记载其面积约五千余亩、二十五万余株。最高年产达 200 万斤以上。成熟季节, 大贾云集, 车装舟载。[2]

明代农业的另一个重要进展, 是农业技术知识开始得到系统化的整理与传播。明万历年间, 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学的集大成之作, 其中对果树栽培技术有专章论述, 详细记载了石榴的繁殖方法、土壤要求、施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点[9]。虽然《农政全书》并非专门针对安徽石榴, 但其中记载的栽培技术在淮河流域同样适用, 为明代石榴种植的技术提升提供了知识支撑。

淮北地区在明中后期的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并超越元末水平, 农业人口密度显著提高, 土地开垦率达到历史新高[7]。在这一背景下, 石榴作为一种耐旱、耐瘠、管理相对粗放的经济果树, 开始在怀远、烈山等适宜地区得到大规模推广种植。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 为安徽石榴的区域性流通提供了历史机遇。淮河流域是明代重要的水运通道, 蚌埠、怀远一带的码头商贸在明代已具一定规模。怀远石榴随淮河水运输往南京、扬州等地, 在明代文献中留有若干零散的商业记录。石榴的商品化流通, 是推动种植扩张与品质提升的重要机制。一方面, 市场需求的扩大激励了种植规模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将石榴作为经济作物加以种植; 另一方面, 市场竞争也促进了品种改良与品质提升, 果农因此更有动力培育更受市场欢迎的优质品种。

明代安徽石榴种植的兴盛, 是明初移民垦荒政策、农业技术知识系统化整理与商品经济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 怀远涂山荆山产区的地理格局在方志文献中得到正式确认, 软籽品种的培育工作已在民间进行, 石榴开始进入区域性商品流通体系。明代的种种积累, 为清代怀远石榴声誉的全面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4. 市场整合与声誉建构: 清代石榴的商品化进程

在经历了明代数百年的兴盛积累之后, 清代安徽石榴迎来了声誉确立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 石榴不仅在种植规模上达到历史高峰, 更在品质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

清代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安徽农业在经历了明末清初战乱的严重破坏后, 于康熙年间(1661~1722 年)开始逐步恢复, 至乾隆、嘉庆年间(18 世纪后半叶至 19 世纪初)达到农业生产的历史峰值[7]。石榴种植规模的扩张, 对清代安徽经济产生了多重影响。石榴作为经济作物, 为当地农户提供了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 改善了农民的生计状况; 石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手工业的发展, 如石榴加工、包装、运输等行业的兴起; 石榴成为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

清代怀远石榴史料中最为重要、也最广为引用的一条文献, 来自清嘉庆十七年(1812 年)修纂的《怀远县志》。该志卷二“赋税志·果类”条下, 石榴一目有如下记载:

“榴, 邑中以此果为最, 曹州贡榴所不及也。红花红实, 白花白实, 玉籽榴尤佳。”[2]

这段短短二十余字的记载, 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其一, “邑中以此果为最”, 说明石榴已被当时的怀远人视为本县最优质的果品; 其二, “曹州贡榴所不及也”, 即曹州(今山东菏泽)的石榴在清代已被列入宫廷贡品, 且县志中公然宣称怀远石榴在品质上胜过曹州贡榴; 其三, “红花红实, 白花白实,

玉籽榴尤佳”，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对怀远石榴品种特征进行系统描述的文献记录。

嘉庆《怀远县志》的成书过程亦值得关注。该县志由孙让在任怀远知县期间延请著名学者李兆洛(1769~1841)主持纂修。李兆洛为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长于地理沿革与方志编纂，其主持纂修的《怀远县志》以体例严谨、史料翔实著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曹州贡榴所不及也”的表述得以出现在一部规格较高的官修志书中，其权威性与传播力远非一般记载可比。

上述各方记载反映出，曹州石榴在明清时期本已享有较高知名度，并与“贡榴”名号相连。怀远县志主动以曹州为参照，恰恰说明编纂者并非只满足于县域内部的物产排序，而是在更大的华北-江淮商品空间中为怀远石榴寻找“可竞争对手”。从声誉建构的角度看，“曹州贡榴所不及也”并不是单纯的夸饰辞令，而是一种借助强参照物来凸显自身品质的策略。正因为曹州本身已是被广泛承认的优质石榴产区，此类宣传才更显传播效力。

石榴也显示出相对于淮北地区其他作物的优势。淮北传统农业以麦、豆、高粱等粮食作物为主，兼有棉花、芝麻、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10]。与棉花、烟草等依赖大片平畴、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的作物相比，石榴更适于山麓坡地、河滩边缘及庭园空间的利用，不必过多挤占优质粮田；与一年生油料、杂粮作物相比，石榴一旦成园，便可以形成多年持续收益，并附带景观与家产象征价值。这种“坡地利用-多年收益-果木景观”三位一体的特征，使其在地方社会中具有特殊经济价值。

同时，理解清代安徽石榴产业的发展，还需要考察这一时期石榴的商品化流通渠道。淮河自古便是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清代，因渡口而逐渐发展为重要商业集镇的蚌埠，以及位于淮河与涡河交汇处的怀远，都是石榴向外输出的主要节点。淮河水运对清代安徽石榴产业发展的意义在于便捷的水上运输降低了流通成本，使怀远石榴能够以较低价格进入更广阔的市场；水运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市场信息的传播，使果农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策略；石榴的商品化流通又反过来激励了种植规模的扩张与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

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随着淮河流域商品经济的活跃，怀远石榴开始经由淮河水运大规模输往下游的凤阳、蚌埠、泗州(今盱眙)乃至扬州、淮安等地。据武同举《淮系年表》记载，清代五河(今隶属蚌埠)以下淮河河道渐宽，五河-盱眙-淮安段水路是明清以来淮河下游的主航路，此段路400余里[11]。这反映了清代中期怀远石榴商品化流通的基本状况，也说明此时的怀远石榴已经从地方性土产升格为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的商品。

进一步而言，安徽石榴，尤其是怀远石榴的声誉建构，并非源于外在评价的附加，而是在地方传说与集体记忆中逐步形成，并在地方文化传承中得以延续。《怀远石榴说》引《禹王宫庙史》称，唐天授三年(629年)，道长李慎羽曾自长安引石榴植于涂山象岭[12]。在怀远地方社会的叙事结构里，石榴早已不只是园圃作物，而是被安置进涂山、禹王宫及大禹文化相关的地方历史想象之中。就怀远人而言，石榴并非孤立存在的果品，而是与荆山、涂山、淮河以及白乳泉一体化地进入地方社会的景观认知之中。今人关于怀远地方风物的公开记述仍称，怀远人习惯把涂山称为“东山”、把荆山称为“西山”，淮河自两山之间穿行而过，白乳泉则背倚荆山、面临淮水，周边“榴林似海”；白乳泉景区的主要景观也一直被概括为“白乳泉、大圣寺、古榴园”三部分[13]。从习俗与消费文化看，石榴成熟时节与中秋、重阳等节令相近，既参与节庆消费，又常用于馈赠与陈设，其多籽特征使之在婚嫁、祈子等情境中被赋予吉祥寓意。由此可见，在怀远地方经验中，石榴并不是普通果木，而是荆涂山水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产声誉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地方空间属性。

综上，清代安徽石榴的声誉确立，是种植规模扩张、跨区域比较、商品化流通与文化赋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地方经济史中的一个成功案例，也是地方社会如何将一种果品塑造为“名产”的文化典型。

5. 外部冲击与内生韧性：近代石榴产业的衰退与延续

晚清至近代，安徽石榴产业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明显变化。这一阶段并非单纯的自然波动，而是区域性社会动荡、人口流徙、农业失修与重大水患叠加作用的结果，但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生命韧性以及民间传承机制的延续，使石榴核心种质资源得以保存，为后来产业的恢复保留了珍贵的遗传基础。

19世纪中叶以后，淮河流域多次受到区域性军事冲突和社会动荡影响。人口减少、劳动力外流、交通阻滞和田园失修，使当地农业生产遭受普遍冲击[14]。石榴虽属经济果树，不像主粮作物那样直接承担日常口粮供给，但果园对持续修剪、壅培和病虫管理的依赖并不低，一旦劳动力不足或园圃管理中断，老树衰败与幼树损耗便很容易出现。其中，怀远境内部分石榴园被毁，老树遭砍伐，品种资源受到一定损失。

1938年黄河决口后，淮北地区洪涝形势迅速加剧，沿淮农业生态受到严重冲击。怀远地处淮河与涡河交汇区域，水患对果园的影响尤为明显：一方面，长期渍水不利于石榴根系生长，老龄果树死亡率上升；另一方面，村落迁移和耕作体系紊乱也使果园难以维持常态管理[15]。若以多年生果木经营的角度观察，这场水患的破坏并不只体现在当年的石榴产量下降，更体现在成园体系、土壤条件与品种延续链条的受损。

在战乱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冲击下，安徽石榴产业陷入严重困顿。然而，即便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民间的种质保存机制也从未完全中断。由于石榴是多年生果树，其生命周期长于一年生作物，一株成年石榴树即便遭受水患，也仍有可能存活复壮。淮北烈山榴园村至今保存的部分五百年以上古树，正是这种植物生命韧性的重要实物证据。更重要的是，怀远、淮北的老石榴种植户出于对土地和家族传承的深厚情感，在战乱中仍尽力保护祖传的老树和种条。据地方口述资料，部分家庭在迁徙避乱时仍保存枝条以备后续扦插，这种做法虽非制度性措施，却在事实上延续了地方优良品种的生命线。

因此，近代安徽石榴产业一方面表现为种植面积与市场影响力的明显收缩，另一方面又通过民间存种的形式保存了核心种质资源。这种在逆境中延续的能力，正是后来怀远石榴能够重新恢复的重要历史前提。

6. 小结

地方名产的历史形成，从来不是某一时刻的突然成就，而是自然禀赋、技术积累、市场流通与文化建构在长时段中相互作用、层层叠加的结果。安徽石榴从淮河流域的乡土作物发展为中国石榴版图上的知名名产，其演进轨迹清晰地映射出这一复杂的历史逻辑。

综上，明清至近代安徽石榴的发展历程表明，地方名产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自然条件、制度安排、技术积累与市场网络长期互动的产物。明代完成了种植扩张与区域布局的奠基，清代实现了品质评价与市场声誉的确立，而近代动荡则在冲击产业结构的同时，亦通过民间传承机制维系了种质资源的延续。从更一般意义上看，安徽石榴个案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中品种、市场、文化相互塑造的历史逻辑，为理解地方名产的形成路径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社科普及项目“安徽石榴文化读本”，2022KD014)。

参考文献

- [1] 苑兆和. 中国果树科学与实践: 石榴[M].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33.
- [2] 怀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怀远县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6, 106.

-
- [3] 孙让修, 李兆洛, 纂. 怀远县志: 卷二·赋税志[M].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木活字本.
- [4]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刘衡如, 刘山永,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1196.
- [5] 张廷玉, 等. 明史: 第7册·卷七七至八八·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875.
- [6] 谈钥. 嘉泰吴兴志[M]. 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整理.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357.
- [7]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农业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4: 2, 3, 201.
- [8] 文震亨. 长物志[M]. 李瑞豪, 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231.
- [9] 徐光启. 农政全书[M]. 石声汉,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28-231.
- [10] 孙权. 20世纪上半叶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以作物选择为中心[J]. 历史学研究, 2024, 12(1): 26.
- [11] 武同举. 淮系年表全编: 第4册[M]//陈雷. 中国水利史典: 淮河卷一. 北京: 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5: 816-841.
- [12] 蚌埠史志办. 怀远石榴说[EB/OL]. <http://bbsz.bb.ah.cn/mtcz/9883721.html>, 2026-04-07.
- [13] 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品白乳泉水 赏榴香满园[EB/OL]. <https://www.ahhy.gov.cn/zjhy/tshy/81323841.html>, 2026-04-07.
- [14]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安徽省志·人口志[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21-22.
- [15] 水利部治淮委员会, 《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 淮河水利简史[M].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0: 306-312.